

云马岭的蹄声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智闯威海卫·····	赛时礼 (1)
榜 样·····	徐进信 (21)
“小豆豆”的故事·····	孔祥琇 (45)
爱·····	韩宝鸿 (59)
医 生·····	王尚贤 (74)
战鼓催春·····	张 扬 (93)
虹·····	刘灿校 (108)
云马岭的蹄声·····	李存葆 (126)
竞 赛·····	年维佳 (142)
透明的“铁水”·····	苗长水 (153)
眨眼之间·····	王凤海 (158)
“延安台”的后代·····	刘 琳 (166)
夺 旗·····	吴伟南 (180)
坦克兵之歌·····	陈 明 (186)

智闯威海卫

赛时礼

一九四二年农历九月的一天。

在烟台通往威海的公路上，尘土冲天，蹄声阵阵。大队大队的鬼子兵、汉奸队，来往不断；运送枪枝、军火、给养的鬼子汽车队，络绎不绝——种种迹象表明，敌人的秋季大扫荡即将开始。

排长带领我们侦察班的三名同志，化装埋伏在公路左边岭坡上的荆棘丛里，等候着一伙从烟台赶来的“客人”。我们手握大肚匣子枪，眼睛透过密密的荆条缝，注视着公路上的每一辆车、每一个人。一队队敌人从我们身旁走过，一辆辆军车从我们面前闪去，从早晨直等到半头午，却始终没等着我们要接的那位“客人”。排长可能看出我的急躁情绪，两只明亮的大眼朝我射来，好象在说：“一班长，要沉着冷静，耐心等待。”我悄悄换了个姿势，继续监视着公路上的这一切……

事情是这样的：据可靠情报，敌人最近对我胶东抗日根据地，将进行一次空前残酷的拉网大扫荡。就在我抗日军民积极准备反扫荡的关键时刻，我军打入威海敌海军司令部唯一的一个地下工作人员，被敌人海军司令部谍报科长赵得贵盯上了。万一该同志出了问题，我军在威海敌伪军当中的情

报来源，就得被迫中断。这对即将进行的反扫荡斗争十分不利。为此，团首长命令团部侦察排李排长，带领我们侦察一班，插入敌心脏，把赵得贵活捉出来。这既可以保证我地下人员继续工作，又可以从赵得贵的嘴里得到敌人扫荡的准确情报。

为了准时捉到赵得贵，行动前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，向我们详细介绍了赵得贵的情况，接着我们又做了详细侦察。原来，赵是日本东京特务教导队精心培养的高级汉奸特务。这个诡计多端的家伙，从不轻易外出，有时非出来不可，也是选在白天，用大群特务将其夹在中间；他夜间住的地方，更是时东时西，变化无常，事先谁都不知；他办公的地方，门口有持枪哨兵，院内有巡逻卫队，四周高墙厚垣，墙上设有电网，真是比藏在鳖窝里都严实。我们的敌工人员，轮番盯梢一个星期之久，也没搞清他的活动规律。

正在我们焦急万分的时刻，敌工科通过内线关系，突然了解到赵得贵的磕头把兄弟杜有福，现在烟台海军司令部当高级翻译，是日本人的贴身心腹。当年赵得贵落魄的时候，杜有福曾多方周济，也算得上“患难之交”。最近，杜有福在日本留学的三儿子，已毕业回国，正在烟台，准备三两天内坐英国式的四轮马车去威海一趟。杜有福电告赵得贵“多多关照”，赵得贵满口应承，而赵和这位杜少爷又从未见过面。

这情报太可贵了，团首长决定：就在这位少爷身上作文章！……

“一马离了西凉界……”猛然岭顶上我们的暗哨唱起京戏西皮调。排长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，小声命令道：“准备！”

我们一下爬起来，两眼透过密集的荆条向北面一望，见一辆英国式的四轮大马车翻过岭顶（这种英国式的四轮马车是英国“租借”威海卫以后，由英国传到威海卫的，成了官僚和商人的交通工具），顺坡向我们驰来。逐渐看清，在大大的彩色车篷下，端坐着一位西装打扮的青年人，不用说，这就是我们要等的那位杜少爷。他的脚下坐着两个便衣保镖，在车辕后边的高坐上，坐着一个赶车的把式。车后还紧跟着一个班的汉奸队。

我的心不由得咯噔一震：糟啦，原先只料到这位杜少爷有几个随身卫兵，谁知后面竟跟着这么一串持枪的大活人，这可怎么下手？我心里一阵发急，额头上冒出一层汗珠。我身旁的那两个战士，也不由自主地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我本能地瞅瞅排长，只见排长眉头紧皱，凝神略一思索，唰地从腰里拔出大肚匣子枪，把快慢机拨在快机上，低声而果断地向我们下了命令……我们遵照排长的命令准备着、等待着。近了，更近了，杜三公子那装饰阔绰的轿车，眼看和我们走平头了。这时，排长对我们喊了一声：“干！”接着嗖嗖嗖一阵风响，排长、我、小周、小李象四支利箭，从岭坡射向敌群。

“把枪举起来！”

“缴枪不杀！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我和小周、小李的二十响，枪口愤怒地在伪军们的胸口上、脑门前移动着，那惊慌失措的十几个可怜虫，纷纷把枪举上头顶，有的则乖乖跪在地上。这时，我转眼看排长，排长不知什么时候早已把那个杜三公子从车篷里掏了出来。这个胆小如鼠的家伙，吓得小脸焦黄，神经失常地喊着：“啊！”

啊！缴枪不杀！缴枪不杀！……”那两个保镖想拔枪反抗，排长飞起一脚，踢在那个大的手腕上，手枪飞出两丈多远，疼得那小子抱着手腕呼爹又喊娘。与此同时，我一个箭步窜到那个瘦子跟前，把他刚掏出的匣子枪夺了下来。

我们把轿车押到一个预先选好的公路南边的一条大沟里——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的刘科长，带着六个侦察员早已等候在那里。排长对刘科长作了简单的汇报，刘科长满意地说：“很好。把俘虏交给我们，你们去大胆地干吧！”

我们审问了杜三公子，他说的和我们掌握的情况完全一致。接着我们扒了他们四个人的衣服，穿在我们身上，做了简单的化装，又把一口特制的大木箱搬到四轮车上，便握别刘科长，跳上车去，排长坐中间，我和小周坐两边。这时你再看看我们的排长，哟！身穿海蓝色呢子学生服，头戴圆形大沿礼帽，外披古铜色毛料风衣，脚蹬米黄色火箭鞋，配上排长那年轻英俊的外表，活象某高级官员的阔少爷。我和小周都头戴缎子红顶瓜皮帽，身穿藏青色“仁丹”士林布大褂，足穿皮底礼服呢便鞋，一看就知道是这位少爷的随从人员。小李则一身短衣车夫打扮。此外，那口大箱子就安放在排长的脚下……

小李拿出当年给地主赶车的全副本领，摇鞭喝马，十分内行。马车顺着蜿蜒的烟威公路，越过一队队日伪军，直向威海驰去。

当车子拐过一个三岔路口的时候，忽然从车后赶来一支鬼子步兵队。鬼子队长骑着高高的大洋马，望着我们的马车，和身边一个便衣打扮的油头汉奸嘀咕了几句，那汉奸拔出手枪，招呼上几个便衣，气势汹汹朝我们扑来。我立即向

排长使了个眼色，排长扭头一看，低声命令道：“放慢速度，做好战斗准备！”

小李将马缰轻轻一提，车速减慢了。油头汉奸和他的同伙赶上来，直盯着我们的排长。

我的心一下提起来，那只握枪的手，握得更紧了，密切监视着这帮凶恶的敌人。

谁知，我们排长却洋洋不睬，根本没把油头汉奸放在眼里，而是伸了伸懒腰，打了个呵欠，又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盒“白锡包”香烟，抽出一支叼在嘴上，“嚓”地划着火柴，慢慢点上，喷出一口浓浓的烟团，随即把手里正在燃烧的火柴杆朝车旁的油头汉奸扔去。那油头汉奸一来怕烧了衣服，二来竟想不到面前的阔少爷如此傲慢，一趔身子，火柴杆落在他的脚下。

排长的这一举动，给油头汉奸一个下马威。他望着排长，眨巴了几下眼睛，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，只是跟着我们的马车猛跑。

你再看我们排长，嘴里叼着香烟，悠闲自得地观赏着路旁的青山绿水，不断发出“啧啧”地称赞声。

我乘机陪笑着大声说道：“杜少爷，这次您从皇军士官学校留学归来，烟台皇军司令官要大大重用，这下可要光宗耀祖，福洒乡里了。”

排长吐出一口青烟，微微一笑，慢慢陈词道：“本人在东京苦读三载，博览兵书，饱学军机，深悉近代战争之奥妙。以兄弟之见，山东共党，胶东八路，土枪土炮，不足为虑；只要略施小计，即可一举歼灭。故次朗司令官在兄弟赴任之前，特命威海走走，一则观观威海‘环翠’风光，二则摸

摸八路活动的情况，以便聚而歼之。”

排长一番话，说得油头汉奸更加摸不清我们的底细，又不敢贸然造次，脚步渐渐慢了下来，手里的枪也插进腰里。小李乘机扬鞭催马，马车又急驰起来。

就这样，我们策马驱车，时而急奔，时而缓步，在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，赶到了威海西门。

太阳斜射在威海西门的城楼上。城门两边站岗的伪军，端着明亮的刺刀，拦住了我们的马车。我急忙跳下车来，掏出从杜三公子身上搜出的证件，高高举起，在伪军眼前一晃，傲慢地说：“烟台海军总司令杜翻译官的三少爷，来此地探望海军司令部谍报科长赵得贵，耽误了公事，你担当得起吗？”

伪军一见我这气粗势大的派头和我手中举着的、盖有大红印的证件，再看看车上制服革履，仪表堂堂的“杜少爷”，连忙点头哈腰地把我们让进城去。

一进威海城，我立时感到一种杀气腾腾的紧张气氛。市区里碉堡林立，人心惶惶；街市上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三三两两的持枪日伪军满街乱串；有几个便衣特务竟盯着我们的马车直嘀咕。

我的心有些紧张，觉得这阵势很象对着我们来的！我看看排长，排长脸上显出轻松的样子，慢慢吸着烟，若无其事地观看街上的一切。然后小声对我和小周、小李说：“放自然些。这是敌人扫荡前的假威风。”

噢，是这么回事！我的心一下平静下来。当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，我亮开嗓门问排长：“杜少爷，那就直抵赵科长官邸吧？”

排长推了推鼻梁上的墨光眼镜：“不不不，远程访友，宜先住下。海岸宾馆的休息，赵科长的电告。懂得吗？”

一听排长这话，我心里嘀咕起来：谁不知道海岸宾馆是威海海军司令部谍报科官办的“黑店”，从经理到跑堂的，都是谍报科专门训练的特务。许多海外归来或各地过往的高级特务，还有伪高级军政官员，大都在这里落脚。这里外松内紧，发现客人有什么疑问，立即向谍报科报告。因此，不少无辜客人竟遭杀害。今天，我们远途而来，又没内线，竟住这个“黑店”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？我下意识地看看排长，排长脸色坚毅，胸有成竹。我思索了一下，忽然明白过来：探望赵科长的杜少爷，不住“黑店”，难道住“红店”不成？我抬高嗓门，向小李吆喝着：“喂，把少爷拉到海岸宾馆，快！快！”

原来这座威海城，是个古老的小城。繁华的商业区，是在东海和东门外一带；日本海军司令部驻在北仓，原来英国总督府的房子；日本陆军司令部驻在北大营；伪专员公署和伪军大队部也驻在北大营；海岸宾馆在东门外大操场东南的海边上。车子出了东门，很快来到海岸宾馆的门口。宾馆的总管、账房驱使着大小堂倌，满面笑容，前来迎接。小周扶着排长下得车来，我接过排长脱下的风衣，很文雅地搭在胳膊上，然后问账房：“楼上有上等房间吗？”

“有有！”账房先生毕恭毕敬地回答着，把我们让进了客厅。

这客厅与账房隔着一层玻璃屏扇。我们刚刚坐定，我猛然发现，账房里有一个老总是探头探脑地往这边观望。这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仔细一瞧，此人五十多岁，瘦小的个子，一

身考究的中式打扮，正坐在账房里吸闲烟。他那深陷的眼窝里，有一双闪着寒光的小眼睛，那目光毫不回避地直朝排长和我身上闪动。我警觉起来，排长也发现了这个不寻常的“吸烟人”，示意我们注意。他自己却摆出一副豪门纨绔子弟的高傲神态，正襟危坐，目不旁视，待答不理地听着账房先生介绍宾馆的膳宿情况。账房先生恭敬地说：“先生，不是我夸口，这里是威海第一家上等宾馆，楼上设有东洋式上等雅间，还可包办酒席，代客买卖，如果您喜欢的话，并有应召女郎陪酒。先生从何处来？是在鄙馆下榻，还是临时会客？”

我一听谈到了正题，急忙迎上前去，道：“我家三少爷乘从大日本留学归来的空闲时间，特从烟台来贵地逗留几天。一是到海军司令部看看朋友，二是观观威海风光，如果少爷兴浓的话，还想到刘公岛浏览一番当年清朝北洋水师被大日本海军击溃的遗迹……”

“啊？……”账房先生惊喜地望着排长说，“您就是杜公子？赵科长等您多时了……”

“不不不，赵科长公务在身，正在开会，暂不能前来接客。”忽然一个陌生的声音打断了账房先生的话，说道，“赵科长早有交代，一切由鄙宾馆代办。”

我抬眼一看，嘿，那位闲坐的“吸烟人”竟悄悄溜进来，搭上了话。

排长端坐不动，闪了账房先生一眼，问道：“这位是？……”“啊，啊，啊，”账房先生哈腰答道，“这位是我海岸宾馆总经理张乐天先生。”

这位张经理乘机入座，笑着介绍道：“鄙人与赵科长得

贵先生乃莫逆之交，关于杜公子光临威海一事，赵科长早有交代，只是苦于公事，暂不能来，一切由鄙人办理。”说着，他向账房先生吩咐道：“快，把杜公子一行接上楼去。酒席准备。”

这一来，众跑堂的一拥而上，有的抬大箱子（因为箱子里装着一块用棉被包着的一百多斤重的大石头，得两个人才能抬动），有的拎皮包，有的扶，有的架，簇拥着排长来到楼上。

这是一个极端阔绰的东洋式的里外套间，里面卧具高级，摆设不俗，除各种用具外，还有一部电话。我和小周、小李被安排在另一个劣等房间里。一切事情安排就绪，跑堂的送来热毛巾请排长擦过脸，端上了烟茶、瓜子。我和小周坐在排长身旁，小李推说马不老实，喂马去了。张乐天便噙着瓜子和排长攀谈起来。

“三公子，这次出洋留学，修业几年？学何科目？”张乐天面带笑容，内藏奸诈，显出很随便的样子问着。

排长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兄弟这次留洋，就学于东京西南富士山士官学校，苦读三年，业已期满，特回国为皇军大东亚共荣圈效劳。”

张乐天眼睁着一双夜猫子眼，微仄着耳朵，注视着排长的每一个神态，谛听着排长的每一句话，仿佛要从里面找到什么东西——看得出，他是在考察排长，以鉴别是不是真正的杜三少爷。这么说，这家伙是赵得贵楔在这里的一颗钉子。

忽然，张乐天转动着夜猫子眼往前凑了凑身子，又问道：“三公子在皇军福地深造三载，感触颇多吧？”

“一言难尽！”排长无限感慨地说，“大日本帝国自明

治维新以来，治国有方，工业发达，短短三十余年，国富民强，堪列世界前茅。想我中华古国，自开天辟地，距今已数千年矣，然闭关自守，无所作为。今后以皇军为师，方有出路。”

“公子高见。”一番话，说得张乐天咧开了嘴，竖起拇指由衷地说，“此论正合吾意，公子远洋留学，功业非浅，实为救国良才，前途不可限量。”

排长两眼一合，对张乐天的话未加可否。看得出，排长并没有因为初战得胜而放松警惕。

忽然，张乐天脸色一沉，眼珠急剧地转了几圈，转了话题：“三公子，听说令堂大人欠安，不知患何病症？病情若何？”说罢，他那两只夜猫子眼，闪射出逼人的寒光，直向排长脸上刺去。

“哈哈……”排长猛然仰天狂笑起来，然后收敛笑容，用手指轻轻叩敲着茶几，说：“听家父言知，月前家母脾胃不舒，风寒入里，多亏赵科长多方推荐名医，精心诊治，方转危为安。张经理既然与赵科长是莫逆之交，想此事不能不晓吧！”

我真佩服排长这随机应变、半文半白的应付才能。关于杜有福老婆生病之事，虽然敌工科刘科长介绍杜有福情况时曾说过，但是排长在审问杜三公子时，又仔细询问过，当时我还埋怨他婆婆妈妈的呢，想不到在此处竟有大用。经排长这一问，张乐天十分窘迫，脸色微红，装出恍然大悟的神态，说：“对对对，听赵科长说过，听赵科长说过。看我这脑子……”

到此为止，张乐天对“杜公子”相信的成份增加了，脸

上的笑容也自然了，并主动给排长递烟递茶，介绍些威海的风土人情。少顷，他站起来说：“杜公子请稍坐，我去看看酒席准备得怎样了。按照赵科长的吩咐，今晚要在此给您接风洗尘。”说着，略一点头，出门而去。

我望着张乐天走下楼梯，急忙抽身关上房门，高兴地说：“排长，您这三寸不烂之舌，赛过一挺歪把机枪，把这小子打了个落花流水。我们光等着酒席宴上抓赵得贵了！……”

“不对！”排长止住了我的话，闪动着一双聪慧的大眼睛，说，“这位张经理不是一般人物，究竟是干什么的我们还不知道。光凭刚才那番对话，并没完全打消他的疑虑，我估计他还要考察我们好多问题，要处处谨慎小心。告诉小李，看好车马，随时准备出威海市。”

排长的情绪一下感染了我，我那刚刚松弛下来的感情长弦，又忽地拧紧了。我太麻痹啦，把这场刀枪相对的敌我斗争看得太简单了。排长说得对，万一露出了点儿破绽，后果将不可收拾。这时，我再看看排长，他是那么沉着机智。我应该好好地向排长学习。小周留在房间里和排长说话，我走下楼去，找到正在喂马的小李，把排长的话悄悄告诉给他。当我再上楼时，排长的房间里，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。我推门一看，排长和那位张乐天又攀谈起来。这回，张乐天一反常态，脸上的杀气没有了，而是态度热情，招待殷勤。他们在老朋友谈天似的气氛中，仍然互相侦察着自己所需要的东西。张乐天先是谈到了杜有福的赫赫家世和万贯家囊，继而说到杜氏故乡的幽雅山水。这些，排长好象了如指掌，完全用杜公子宣扬家世、夸颂祖宗的口吻，对答如流，毫无破

绽。说得张乐天频频点头，口口称是。

就在张乐天准备提问新的内容时，排长开始主动进攻了。他微微一笑，显得很随意的样子，问道：“张经理，贵宾馆地处海滨，气候宜人，风景优美，想是贵客盈门，红利滚滚吧！”

张乐天思索一会，答道：“不瞒公子说，迎宾接客之业，犹如针尖削铁，本小而利微；何况如今兵荒马乱，商旅断行。谈到红利，更是微乎其微喽！”这话语，完全是一套生意经。

这就怪了，这家伙究竟是特务，还是买卖人？我望望排长，排长正在思索着什么。

排长正要再问，忽然楼外传来“叭！叭！”两声枪响，接着是敲门声，叫骂声，咚咚的上楼声，吆三喝四的“抓八路”声，声音由远而近，渐渐逼近房门。

这时，张乐天脸色阴沉，面露杀机，两眼一眨不眨直逼排长的脸。那空气象要即刻撕破脸皮，刀斧相见，情况异常紧张。

我和小周一看事情不妙，心忽地提了起来，正要抽枪自卫，排长却宛然一笑，打破了这死一般的沉寂，接着上面的话题对张乐天说：“既然此业乃‘针尖削铁’，如今又门庭冷落，张经理商业纯熟，就应另寻出路，经营它业，方能生意兴隆，财源茂盛。”听排长这话语，看排长的神态，外面的枪声和捉拿声，好象与他完全无关。

排长的举动和神态，似一道紧急命令，使我们变得沉着多了，那只摸枪的手，紧了紧腰带，又抽了出来。但精神却高度集中，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。

只见张乐天尴尬地笑了笑，气氛随着缓和下来。他说：“公子所言极当，张某正要另选它业，只是苦于……”

这时，房门“哗啦”开了，几个手提大肚匣子枪的便衣特务一拥而进，二话没说，直逼排长而去：“拿出证件来看看。”

我正要往外掏证件，排长一摆手制止住我，双手把腰一掐，显得威风凛凛。他面对群敌，怒目而视，喝道：“简直无礼！你们是哪儿来的？”

“这你问不着！”便衣特务又臭又硬，把匣子枪在排长脸前一晃，说：“本人奉上司命令，特来擒拿冒充杜三公子的八路！”

我和小周有些发毛，是我们露了馅，还是敌人有意讹诈？我看看排长，排长犀利的眼睛在屋里扫了一圈，当他的目光与躲在角落里观景的张乐天的目光相遇时，不知为什么，张乐天有意避开了。排长两道威武的剑眉往上一挑，明亮的大眼里迸射出追逼的锐光，怒不可遏地说：

“尔等鲁莽放肆，真伪不分。把我堂堂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生杜某，当做赤匪八路。真是咄咄怪事。我要与家父通话，请他老人家专奏烟台皇军总司令，就说赵得贵忘恩负义，十分无礼，该当严办！”

说着，排长从腰里掏出匣枪，往桌上叭地一摔，气呼呼地就要去抓桌子上的电话。

排长这一招把特务们搞得呆若木鸡，不知所措，眼睛直往墙脚张乐天的脸上翻。

张乐天两眼眨巴了眨巴，脸上忽然露出笑容，一步窜上前来，拉住排长，说：“三公子息怒，三公子息怒，一切看

在赵科长和乐天的面上。”又转过脸去，向特务们说：“诸位玩笑开得过火，杜公子光临威海，赵科长只命小弟一人迎接。诸位虽为防备万一，却不该如此唐突，若赵科长怪罪下来，你我面上皆不好看。就请诸位先回吧。”说着连推带拥，把特务们赶出房门，送下楼去。

一场虚惊过去了。排长掩上房门，果断地分析道：“看到了吧，这出戏暴露出一个问题：是张乐天在指挥着特务们活动。张乐天和赵得贵究竟是什么关系，现在还看不出来，赵得贵为什么迟迟不露面，也大有文章。现在更应提高警惕，勇敢机智。……”

排长的分析，推开了我们的心扉，是呀，我早看着这张乐天不象商人，是个狡猾的特务……

当张乐天第三次来到排长房间的时候，这家伙从外部神态到内心气质，都变得软弱了许多，总是陪着笑脸解释，什么“便衣队乱闯乱窜是老毛病”呀，“杜公子宽宏大量不把小人怪”呀，“此事定让赵科长严加追查”呀……看得出，这个张乐天还真害怕得罪了杜少爷。排长抓住这一点，从上衣兜里掏出金链怀表一看，说：“张经理，杜某来到贵馆，已经两个小时，赵科长之公事想已忙完。这样吧，我亲赴谍报科，面会赵科长……”

“不不不……”张乐天没等排长把话讲完，赶忙把排长按在座位上，说，“方才我已给赵科长打了电话，赵科长说，即刻就到。”

“即刻就到？”排长有意反问了一句，可能要进一步探这话的真伪，说道：“我乃晚辈，理应前往看望科长。”

“不，公子不远千里而来，赵科长约好今晚在宾馆为公

子洗尘。请公子少坐，赵科长眨眼就到。”

话音刚落，忽然传来楼下跑堂的叫喊声：“赵科长驾到——”

谢天谢地，这个宝贝终于来了。我宽心地吐了口气，随即又紧张起来：这赵某人一到，斗争将更加尖锐、激烈。而且，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个狡猾的家伙活捉出去。我和小周、小李一定要密切配合，当好排长的助手。

排长和张乐天站起身来，正要迎客，就见几个便衣特务簇拥着一个胖胖的家伙走进屋来。张乐天跃上一步，握住胖家伙的手，笑着说：“赵科长，杜三公子在此等候多时了……”

望着这个胖家伙，我心里直嘀咕：根据地下人员的情报，赵得贵是个瘦小个子，没有这么胖呀？我抬眼看看排长，排长的脸上也浮现出一片疑云。正这时，那胖家伙满脸堆笑，热情地走上前来，握住排长的手，说：“赵某一步来迟，让三公子久等，实在过意不去……”

说着，宾主落了坐。

这一来，胖家伙成了屋里的中心人物。他先是以主人的姿态，向排长客套了一番，继而又以长辈的口吻，询问了排长的一路风寒，中间还殷勤地劝茶递烟……让人觉得，还真有点老关系的热乎味道呢。

可是，我渐渐发觉，每当胖家伙要讲话的时候，老是先看看张乐天的脸色；每当他讲完一段话以后，也要向张乐天脸上去寻找反映。从气质上看，他好象比张乐天矮一头，是处在一个从属的地位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按理说，在这个屋里的敌人，要属赵得贵官大了，联系刚才对他体胖的怀疑，